

都是从吃起源的。味觉审美意识，是人类其他审美的先河。对味觉审美的崇拜，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源泉。由“羊”字组合并引申的意义，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内涵。如，羊、祥通假，“吉祥”也可以说成“吉羊”，是“祥瑞”的象征。古人年初在门上悬羊头，交往中送羊，以羊作聘礼，都是取吉祥之意。西汉董仲舒有云：“羊，祥也，故吉礼用之。”如“孝”字，羔羊跪乳被人们赋予了“至孝”和“知礼”的意义。《春秋繁露》云：“羔食于其母，必跪而受之，类知礼者。”所以羊也是古代祭祀的礼食。如“善”字，口中有羊，美善事矣。《说文》有“美与善同义”之说。故《诗经》中有《羔羊》一诗，用羔羊比喻品德高尚的卿大夫。如“群”字，从“君”上“羊”下，君子率领一伙人聚在一起。合群，是羊的一个重要特性。《说文》徐铉注：“羊性好群。”由此产生“群众”，体现了中华民族注重群体的特征。总之，汉字就像文化的化石标本，记载着古文化和古人的观念。

道，《说文》云：“所行，道也。”引申为行为规范。“羊道”之道，最少包含了三层意思。

一、规矩秩序。《国语·楚语下》云：天子食太牢，牛羊豕三牲俱全。诸侯食牛，卿食羊，大夫食豕，士食鱼炙，庶人食菜。在古代饮食习惯中，牛羊毫无疑问是贵族化的肉食。《礼记·王制》说：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庶人无故不食珍。肉食在食物系统中不同的地位等级，与人的级别地位息息相关，并与之形成一系列社会生活行为规范，一直影响中国几千年。

二、和合思想。《管子》一书里将“和”“合”并举，对“和合”做了系统的表述：“畜之以道，养之以德。畜之以道，则民和；养之以德，则民合。和合，故能习；习故能偕。偕习以悉，莫之能伤也。”这里的“和合”主要是对人事的处理，被赋予了精神力量，含有很强的道德意味。“和合”是中华文化中人文精神的核心，体现着中华思想文化的首要价值和精髓，也是中

华思想文化中最完善、最富生命力的体现形式。其内涵是尚和合、求大同、和而不同、和谐相处。陕北羊道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合的结晶。明朝皇族出身安徽，淮扬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，与黄河流域榆林养殖的羊及其折射的饮食文化相结合，正是“和合”思想的生动实践。

三、方法技艺。烹饪技术是一门艺术性和科学性兼备的技术。源远流长的中华美食文化集中了全国各民族烹饪技艺的精华，综合了多种文化现象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、特定的地域性、历史的传承性等特征。中华美食在选料、口味、制法和风格上形成了地域差异，地区的美食文化在一定时空中构成了中华美食文化时空系统。明朝武宗时期，从淮扬到京城，再到榆林，三地的烹饪技艺，在羊道制作上融合、创新、累积、演化、传播，生动地展示了“羊道御宴”在明代的最高水平。

毋庸置疑，羊道，曾经是明朝的皇家食谱之一，只不过是在榆林形成了定制而已。因此，“羊道御宴”是古代榆林饮食文化的巅峰之作，至今无出其右。

复兴榆林羊道

“羊道盛筵”兴盛于大明一朝，衰落于有清一代，湮没于百年近代。因朝代更替，加之羊道菜肴制作烦琐、食之讲究，原本誉满京城的“羊道御宴”逐渐被世人淡忘，留存至今的古谱技法中仅存30多道菜。榆林作为全国非牧区第一养羊大市，食羊不但没有继承、创新，反而倒退在单一粗放的涮、烤、炖等普通吃法上，实在令人遗憾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榆林老城人，从小就接受榆林老城文化的熏陶，经过多年的艰苦创业，2011年响应政府的号召，以“公司+农户+基地”的模式投入资金1400多万元，建成供水、供电、防疫设施齐全的省级标准化示范养殖场，肉羊养殖规模达2000只，年出栏1000只。养殖场投产后，我总觉得我们现在吃羊肉方法太简单、太粗放，并